

台湾

沈亚

狩

猎

情人

沈亚的梦

反也动容

此后一生，
都与它缠绵不休
纵一出生便有这样一个宿敌
或许该说许多的人而有些人你甚
至无法对它投降或和平共处
寂寞——是没有救赎之道的

ISBN 7-80669-558-6



9 787806 695586 >

ISBN 7-80669-558-6/I · 23

定价：8.80 元

1247.5/S61

1247.5

S61

人 情 猪 符

(台湾)沈亚 著

南大 学
图书馆藏

南大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ZL142779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3369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
狩猎情人
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8.80 元

“雪儿最近又在混什么？快两个月不见人影，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林奇闲在办公桌上跷起双腿，伸展一下疲倦的身体。

乔，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则在酒柜前倒酒。“上一张支票是在华盛顿兑现的，她最近对外交失去了兴趣，决心改行学当鼓手。喔，她在精神物理治疗师与鼓手之间挣扎约一天之后，选择了当个鼓手。”

林奇耸耸肩：“比起她以前那些千奇百怪的选择，这两个听起来比较不那么吓人。我实在已经够老了，禁不起太多的惊吓。”

乔轻笑，将酒端给他。还不到四十岁就说老，实在是侮辱了美国就任以来的总统。

他朝他做了个敬酒的动作：“庆幸的是，我实在也没兴趣和任何一个总统打交道。”

“包括新成立的‘拉斯基王朝！’”

“雪月知道他们的消息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应该是不知道，从她离开那里之后，一直没和



有任何一个人联络过。”

“乔！联邦调查局应该聘你去当局长！”

他做了个鬼脸。“聘亚迪·潘倒是真的，我怀疑有哪一件事不在她的掌握之中。”

林奇微笑，对他弟弟的妻子感到既钦佩又无奈！

若亚迪·潘不是个亲人，而是个敌人的话，她将是个十分难缠可怕的敌手！以二十八岁的年龄统领着“狐狸”集团，此集区已横扫整个美国情报界！

“西沙将在下个星期到美国来，他已卸下国王的重任，决心将一切交给达尼埃，而他自己则出来鬼混。”

“他是个有本事的男人。”

乔轻笑：“倒很难听见谁有本事做到让你称赞。”

林奇啜了口酒。和他打了一年的交道，唯一的期望便是希望这个男人永远是朋友，沙漠民族强悍得令人不想去招惹他们。

“可是他们似乎对互相残杀很有兴趣。”

“你是说达尼埃？”

乔点点头，晃了晃手中的酒。“他希望永远不要再见他的堂兄回国。他们的人民显然比较忠于他们前任的国王。”

“真是是恭喜。”

“西沙已向我打听雪儿的下落。”

林奇一口酒险些没喷了出来！

乔笑吟吟地，对自己所制造的戏剧性效果颇为得意。

“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下个星期他会找到她——带着一大票杀



手。”

“乔汉！”他的声音是室人的冷静。“雪儿必曾踩过你的痛脚，或者你非常希望不要见到明天的太阳？”

“喔！当然不是。”他笑得像只卑鄙的猫！“我只是欣赏带有冒险色彩的剧情……喔！还有，你已经胖了五公斤了，我讨厌你活得像只痴肥的猫，你知道……”

他敏捷地闪过扔过来的酒杯、灰缸、纸镇文件夹、“这可以议你减掉十公斤的肥肉。”

寂寞！

哈！她忿忿不平地走出大学的校门，赌气地将手中心理学的课本扔向旁边的水池中，传来的那一声一噗通一声，听起来有十足的快感。

那个脑满肠肥白痴教授，居然敢当着全世界的人面前恶心地问她：“雪儿，你是不是很寂寞？”

“混帐！”

她喃喃骂着，一肚子的忿恨之气难以消除。

简直是神经病，她学心理学可不是要让那种白痴来研究她到底寂不寂寞，更不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当成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似的拿来解剖？

如果不是精神物理治疗师一定要有心理学的学分的话，她才不屑去上那种课！

“心理学”人的心理要是可以拿来研究分析、分门别类





狩猎情人

的话,人也不要活了,谁高兴自己像个透明人?

“雪儿!雪儿!你等一等!”

她满脸阴郁地停了下来,转身面对金发蓝眼高大男子:
“有何贵干?”

米奇停在她的面前,审视她的脸色:“那个老家伙真的把你惹毛了对不对?”

“废话?”她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。

“喂!别这样!你就这样冲出来,不怕他当了你?”

“怕他当,我出来做什么?有种他就当了我!”

“怪怪!你的脾气可真是吓人!”米奇与她并肩走着:“该不会是他真的说中你的心事,所以你恼羞成怒了吧?”

雪儿停下脚步怒视着他:“米老鼠,如果我的心事只有“寂寞”的话,我可以打电话去“寂寞芳心俱乐部”,或到处去宣传我的“心事”,至少会有上百个人排队准备来安慰我!还轮不到那只大青蛙或你这只小老鼠来教训我!”

米奇笑嘻嘻地举起双手:“非战之罪,请勿迁怒他人,根据书上说,“迁怒”代表极度心态不平衡……”

“去你的大头书!滚离我远一点!”

“别这样嘛!我只是开开玩笑!”

她用力推开他:“谁有心情和你开玩笑?走开!”

“嘿!你最近是怎么一回事?这么开不起玩笑?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的?”

雪儿放慢脚步,有些沮丧。

“对啊!她最近到底是怎么了?为什么特别开不起玩笑?以前她不是这个样子的,为什么她会变得如此不安?浮躁?”



“雪儿!”米奇碰碰她肩膀,表情十分真诚,别这样!有什么事说出来嘛?我是你的朋友啊”

“没什么。”她闷闷地,低着头踱步。

“才怪!”

“真的没什么?我也说不上来,大概是更年期到了。”

他滑稽地看着她:“我是不是听到关于什么“更年期”之类的话?”

“米奇!你饶了我好不好?”

他轻笑,揉揉她的头发:“你这个小怪物!真搞不懂你在烦什么?既然这么烦,不如到团里去发泄一下!你每次打鼓都不要命似的,精力过剩还下如打鼓给别人听。”

雪儿望了他一眼,有些感激地笑了笑:“你先去吧!我要先回家一趟,晚上再和你们会合。”

“OK!早点来,明天要去试唱,如果成功的话将来可就有得玩了!”



爬上她的小阁楼,她将书本鞋子扔到墙角,将自己丢到大床上,愣愣地望着木制的天花板发呆。

“寂寞吗?”

凭心而论,或许她是真的有些寂寞吧!

“可是这世界上又有谁不寂寞?只不过有些人懂得伪装,有些人不懂,有些人伪装得好,有些人差些如此而已。”

“其实又有什么差别?”



很久了，没再与“寂寞”交战过”平日总是热热闹闹的，将所有的精力投注在某件新鲜事上，累极了便睡觉，不让它有乘虚而入的机会，而现在——

她懊恼地翻个身，一堆书报自床头砸了下来，她随手拿了一份杂志翻了翻，不由自主地使翻到有他的那一页。

“拉斯基王国首任国王：西沙”

彩色的图片十分清晰，西沙那微笑迷人的风采自照片上跃入她的眼底——他看来神采飞扬、风度翩翩，可是她没有忽略他眼底那一丝的落寞和憔悴。

一年多了吧！

这一年多以来，她没有向任何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问起关于西沙的事，他们也没人主动告诉她什么。

报章杂志上有人掀起了一阵子“拉斯基”热，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报导，毕竟现在已没有几个王国了。

拉斯基虽小，却十分富有神秘色彩；他们的领土很小，可是财富却已然成为第二个科威特，引起西方资本家密切的注意，而“林氏”，正是最先与之合作的跨国企业。

甚至有传言，是“林氏”企业帮助拉斯基独立的。

这一切在她看来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
唯一重要的是；她想念西沙。

那对她来说是种陌生的情绪，这一生她似乎没想念过家人以外的任何人，除了西沙和小威。

她总是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在想念他。

事实上似乎也没人认为她会想念任何人。一年前的事被林氏企业保护得很好，甚至没人知道她曾到那个战地走

过一趟。”少数知道她身分的友人全都十分知道，不会在她的面前提起她那富可敌国的身分，自然更不会将她与西沙联想在一起。

过去，她曾是个没有秘密的人，总像本打开的书，什么事都藏不住；可是现在，她变了！

每个像她一样的人都十分懂得自我保护，可是现在她的心态却不是保护，而是一种……一种不真实的冷眼旁观。

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，她的一切也与这个世界无关。没有人察觉到她的改变。在他们的眼里，雪儿仍是雪儿，只不过略为沉默了些。

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？

仿佛潜伏了很久很久以后，突然席卷而来，令人防不胜防、惊骇莫名——又对一切无能为力！

“小姐！”

雪儿吓了一跳，从床上跳了起来：“阿尼！一点声音都不出，吓死人了！”

老黑人走了进来，端了咖啡和一点点心：“你想事情想呆了？木板楼梯吵都能吵死人，你还说我没出声音！”

雪儿将杂志书报一股脑儿往床底下塞：“我大概退步了。”

阿尼将点心放在她的面前：“刚刚大少爷打过电话来，说你好久没和他联络了，他担心你。”

“拜托！”雪儿抓起小蛋糕往嘴里送：“你看多了肥皂剧



是不是?又开始在那边小姐少爷的,听得烦死人!”

老黑人笑裂了一口雪白的牙齿,原本看起来凶恶的脸,顿时显得滑可爱起来:“我无聊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无聊,可是别无聊到我身上来。”她塞了一嘴的食物咕哝道:“停止做这些点心,我已快肥死了,再胖下去我一定嫁不出去。”

阿尼不以为然地瞄了一眼,她纤细的腰身,你这叫胖?那些白人婆都该去跳河。”

“阿尼!阿尼!你的种族歧视越来越严重,小心将来美国政府不发给你救济金。”

老黑人摆出一副拳击手的架势挥舞了两下:“我才不领救济金!我还可以去打拳击,那些年轻小伙子不会是老阿尼的对手!”

雪儿啼笑皆非地望着阿尼被打断的鼻梁和有些倾斜的骨骼:“啧啧!你那张脸再修补几次就要变成科学怪人了!不知道时候会不会发明一种名叫“义脸”的东西?你知道,还没开打就吓死对手是不公平的。”

阿尼瞪她:“我真恨你那张嘴。”

她笑嘻嘻地吻了他一下:“可是我好爱逗你,都是你把我宠坏了!你这叫自作自受。”

老黑人微笑地摸摸她的头:“这样的孩子,再怎么宠也宠下坏的?”

很多人以为雪儿放浪,是个不臭少女,可是他从她很小的时候便在她的身边;他比谁都了解她,其实雪儿只是好动而且寂寞,但她并不吝于施与!

她总努力爱身边的人，即使一如他这般丑怪，她依然敬他如父。

“你又在想那小子？”

雪儿耸耸肩，继续进攻那一小堆点心：“说没有你又不信我，说有又对不起我自己。”

“那时候我该和你到中东去。”

“我才不让你跟。”她皱了皱鼻子：“你这老跟屁虫，有你跟着我还玩什么？好不容易逃离你的魔掌出去胡作非为一下。”

“有我在，你还不是一样四处为非作歹！”阿尼扮个鬼脸，这打鼓？天哪！真令人不敢领教。

“阿尼！”雪儿端坐起来，一脸正经：“你没资格当个黑人，黑人都是很有音乐细胞的，你污蔑了可敬的黑人血统。”

“啥？”他不屑地朝她嗤鼻：“你那叫‘音乐’？那个社区的人应该去控告你们制造噪音！中国武侠小说里说的‘魔音传脑’就是那么回事。”

她大笑，忍不住用力搂抱住老人：“天哪！你越来越幽默了，现在居然也知道武侠小说了！不会再把内功当成扔手榴弹了，真是恭喜！”

阿尼微笑。

以前他曾希望自己成为世界拳王，现在才知道，即使他当上了拳王也不会比现在快乐。

只要能看到她的笑容，其实已经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满足！

“阿尼！如果没有你，我要怎么办？”她有忧气地问。



他揉揉她迷人的头发：“你仍会好好的活着，我只不过是个下人罢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雪儿拍拍他的脸：“你是我的家人，下人要多少有多少，可是家人是不能取代的。”

阿尼笑了，满足地站了起来：“晚上还要出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去弄餐，一下子就好。”他转身走出房间，不让她看到他眼中的感动。

许多朋友笑他不中用，竟为一个小女孩如此死心塌地品、忠心不减。如果他愿意，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拳击经纪人，可是他们不懂。

他们真的不懂，他当年是如何被一个小女孩脸上那份孤寂、渴望和真的笑容所捕获！

由于拳击所受伤，使他终身都不能有小孩，也不能完成梦想威为拳王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笑容更能使他心动？

如今，那个小女孩已不复存在，可是她脸上笑容和当年一模一样。就让他们去笑吧！他只要能在有生之年，一直守护着那个笑容就够了。

望着阿尼已微显佝偻背影，她忍不住有些唏嘘！

当年大哥林奇替她找保姆兼保镖，来应徵的人少说上百，它一眼便看中了阿尼。

那时的阿尼已经快五十岁了，十多年过去，阿尼老了，依然爱她如故。

阿尼是个黑人，由于受过伤的关系，甚至是个长得不好



看、有些凶相的黑人。当她选上他时，大哥林奇考虑了很久，才决定尊重她的选择，而阿尼也没有叫她失望。

这十多年来，阿尼从一个粗壮的汉子变成一个无所不能、无微不至的保姆、管家，那份忠心是很令人感动的！

在美国，黑人要找份像样的工作并不容易，尤其像阿尼这样，根本没有学历的黑人。她知道阿尼的过去，其实是千疮百孔，不堪人目的，可是人的感觉很奇怪，当年的她，一眼便决定要他，至今仍没有理由，她也不再需要知道理由。

只知道当时阿尼像头受了伤的猛兽，既无奈又悲哀，那种眼神令她不忍——那种她在哥哥们身上，在自己的身上常见的眼神……

真的已经十多年了吗？

到现在她和阿尼与其说是主佣，不如说是一对朋友——父女……

阿尼是她从未有过的父亲，而她则是他从未有过的女儿。

他们都是舍弃、却又不甘被舍弃的人。

坐在飞机上。他凝视着窗外的白云，有些出神，似乎仍有些不能置信自己真已经坐在这里，准备飞向另一个国度，去见那日日夜夜在脑海中萦绕不去的女子。

一年多了。

人经常被自己的记忆愚弄，当时的一切事后再回想起



来，总是那么美丽缠绵。

雪儿——那个刁钻美丽，总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女子，是否真他所想像、或是他将要失望？将要发觉原来一切并非如此？

她——是否真的依约在等候着他？

“不睡一下吗？飞行的时间还很长。”

西沙转头，身旁的男子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同伴：“不想睡。”

“觉得不能适应？”

他微笑：“你是最了解我的人。一旦松懈下来，觉得好像一场梦，分不清哪一边才是真实的。”

“王——西沙，你真的甘心舍弃一切？”

西沙凝视窗外的白云：“没什么好不甘心的，我向来对那个位置没有留恋。”

他似乎并不觉得意外。与西沙相处二十多年，他早已明白西沙的为人，西沙的确丝毫不眷恋那份权势。

西沙是匹狼，具有领袖的风范却又野性难驯。

他曾听过族里的人谈起那个金发少女，当西沙的未婚妻蜜娜叛变时，是她和她的家人们阻止了那一切，他当时正领军在外而没有见到她，但他丝毫都不怀疑在令西沙坚定决心的理由当中，一定有那少女的存在。

“伊达，为什么不留在达尼埃身边？他会需要你。”

他笑了笑，以手触额（这是他们对王者表示尊敬的举动）：“我一生只侍奉一个王。”

西沙无奈地望着他：“我已不是王了，现在不过是个平

凡人，你不该跟着我，达尼埃曾说过希望你留下。”

伊达只是摇摇头。

从他六岁起，身边便是护卫，他的教育告诉他，必须一生都追随西沙，以生命来保护他。

这在他们的传统中是十分正常而且荣耀的事，他不管西沙是否仍是个领袖，也不管他心里如何想，反正他不会离开他。

伊达是个最忠心的护卫。如果西沙是阳光，那么他便是他的影子，除非必要时，否则绝不轻易离开他。

他们一起受教育，一起接受训练，伊达和西沙的长相甚至有几分的酷似。他十分沉默，博学多闻，处处为西沙着想，而且总跟在西沙的身后，当个名符其实的影子。

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微妙，无法确切地说那是什么，十分坚固，或许这一生，他们都是彼此最信任的人！

一小威呢？

“刚刚说要去洗手间，大概又跑去和空中小姐玩了，他对其中一个女孩十分着迷——小威对东方女子特别有好感。”

西沙啼笑皆非。这一年之中，小威念念不忘，雪儿及他们的好朋友江维德，每次见到东方人就忍不住要亲近对方，看来将来小威娶的大概会是个东方女子。

“去找他回来吧！到了美国会有时差，我不希望他到时候受不了而生病。”

伊达点点头，起身走向洗手间。

西沙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动着，他的心思并没有在上

